

文/学/经/典/赏/读

历代骈文精华

注·译·评

【文学 **经典** 赏读】

- > 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著作做翔实准确的注释
优美流畅的今译 精彩独到的评析
- > 使读者欣赏高雅的文学之美 领略深邃的文字之魂
- > 感受美妙的语言之精 贯通博大的文化之神

长春出版社



历代骈文精华

注
译
评

吴云 主编

长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代骈文精华注译评/吴云主编. —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2010. 1
(文学经典赏读)

ISBN 978-7-5445-1205-3

I. 历... II. 吴... III. ①骈文—注释—中国—古代②骈文—译文—中国—古代 IV. I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1282 号

历代骈文精华注译评

责任编辑: 杜菲 杨爱萍
封面设计: 徐力坚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

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

邮购零售电话: 0431-88561177

地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编: 130061

网址: www.ccebs.net

制版: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

印刷: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450 千字

印张: 30

版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印厂电话: 0431-87923413

编委会

主 编	吴 云				
编 委	李春台	冀 宇	张连科	董志广	
	金 珂	金 秀	张全生	夏津女	
	冀 森	冀 唯	孙德来	冀小妹	
	信华文	信 散	信 东	阎万石	
	陈力文	陈秀芝	孙香兰	孙玉华	
	孙 静	李晓光	孙九阳	孙小路	
	赵建成	赵 牧	吴淑华	吴淑君	
	吴远志	裴定斌	裴晓凡	王 林	
	王左林	赵 武	冯定武	张晓光	
	杨光辉	杨佩林	张 伟	潘 华	



前言

骈文常被后代赞誉为美文，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。骈文的特点有三：一、语句的特点为骈偶（对仗）和“四六”；二、语音特点平仄相对；三、用词的特点是用典和藻饰（追求辞藻华丽或称丽辞）。

我们从古籍中去观察文章的骈体，可见它的渊源是颇为久远的。在经书方面，阮元在《文言说》中说：“《文言》数百字，几乎句句用韵，孔子于此发明乾、坤之蕴，诠释四德之明，几费修辞之言，冀达异外之言，要使远近易诵、古今易传，公卿学士皆能记诵，以通天地万物，以警国家身心。不但用韵，抑且多用偶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引《尚书》中的《大禹谟》：“皋陶赞云：‘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’；益陈谟云：‘满招损，谦受益’；岂营丽辞，率然对尔。”后人言丽辞者，遂均以此为证。其实即只在此篇中，也还有：“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”；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……都是骈偶。

《诗经》的骈文特点主要体现在藻饰方面：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菲菲。”（《小雅·采薇》第六章）

“昔我往矣，黍稷方华。今我来思，雨雪载涂。”（《小雅·出车》第四章）

诸子中的藻饰，处处可见，例如《论语》第一章：
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

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

《老子》全文有韵，而且每章均有骈句，或全用丽辞。例如：“上礼为之，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。”便是押韵的。又如：“处其厚而不居其薄，处其实而不居其华。”便是骈偶句。

屈原著《离骚》开头说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”屈原于此，“岂营丽辞，率然对尔”。屈原的著作中，运用对偶和丽辞的例子极多，此处不赘述。



在先秦时代文人著作中，体现骈文特点最为明显的，要首推秦代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：

臣闻地广者粟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则士勇。是以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。……

此文较多地运用了对偶、铺陈、藻饰，初步具备了骈文形态。

汉代文章秉承了先秦的余绪，仍然是骈文与散文兼用的风格。然而，另一方面却又是文章演变中重要的一个时期，即骈文与散文分歧时期。

西汉的赋作家贾谊、枚乘、司马相如等，他们的赋中，骈文因素比先秦时代文章显然有所加强。司马迁的著作，特别是《史记》，成了后世散文之祖。然而，就他的文章本质看来，仍骈散兼行。曾涤生《送周苻农南归序》里对此有重要议论。他说：“自汉以来，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，迁之文，其积句也奇而义必相辅，气不孤伸，彼有偶者有焉。”汉代文风可以用《史记》为代表。概括起来，西汉的文章来得淳朴自然，也可以说散文的调子多于骈文。例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等作品，洋洋洒洒，均是散文行文的，但也不能忘情于骈体，时有俚句。邹阳《狱中上书》中的警句“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”以及枚乘的《七发》里的“且夫出舆入辇，命曰蹶痿之机；洞房清宫，命曰寒热之媒；皓齿蛾眉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脓，命曰腐肠之药”乃是成俚的骈句，完全是同字数偶对，也是骈文的最初现象。又如司马相如，虽以词赋著名，然而他的《喻巴蜀檄》、《难蜀父老》均为极好的文章。特别是《封禅文》中的《圣主得贤臣颂》：“服绡绌之凉者，不苦盛暑之郁燠；袭貉狐之暖者，不忧至寒之凄怆”等，我们已觉出上述作者著文错落有致，不再是单调的对偶而出之以变化，为此音节上也得到了调节而铿锵起来。

经过西汉较长时期的酝酿，骈体因素在文章中逐渐增加，为此，东汉文章的风格便显得整齐华瞻，而骈文的基础由此得以奠立。此时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：那便是班固的《汉书》显现出骈丽的倾向。它和《史记》作为散文，恰成两大势力对峙，从而隐约之中成为后世骈文开山祖。曾涤生在《送周苻农南归序》一文中说：所谓“蔡邕、范蔚宗以下，如潘（岳）、陆（机）、沈（约）、任（昉）等比者，皆师班氏者也”。正如陈天倪所说的“《汉书》为整文，上承典、谟、训、诰之遗，下立黄初、典午之则，其流为六朝骈丽，与《史记》对峙”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里的“于斯之时，都都相望，邑邑相属。国藉十世之基，家承百年之业……”这一段赋文和他的《汉书》中作风相似，乃是散中带骈，而以骈体成分较多。东汉其他文人如张衡、蔡邕等人的文章，均以骈散兼用作文，而以骈体成分居多。由于篇幅所限，此处不再举例说明。



两汉文章演变到了三国和晋代，骈文渐渐地趋于独立。骈文与散文虽然有了分化趋势，但两者都有明显的进步。仅就骈文来考察，我们看出有两点进步：其一，已经不用假借、转注等不容易了解的字眼，略知音调上谐和并注意于炼字；其二，行文时常常用两句的句子，来表示一个意念，对仗也求工整与流利，较此前的作品有明显的进步。

魏代是骈体文兴盛的时代，究其原因，尽管口头语与文字的渐渐分歧，乃是促进它进展的一个较大原因，但魏代骈文的兴盛，也同当时政治和学术的风气密不可分：一方面是帝王的提倡，另一方面则是文士的好奇。刘师培在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中说得颇为深刻：

建安文学，革易前型，迁蜕之由，可得而说。两汉之世，户习七经，虽及子家，必缘经术，魏武治国，颇杂刑名，文体因之，渐趋清峻，一也；建武以还，士民秉礼，迨及建安，渐尚通佻，佻则侈陈哀乐，通则渐藻玄思，二也；献帝之初，诸方棋峙，乘时之势，颇慕纵横，骋词之风，肇端于此，三也；又汉之灵帝，颇好俳词，下习其风，益尚华靡，虽迨魏初，其风未革，四也。

建安文学与前代不同之处有二：一为从理论上要求把文章写得华丽，即提倡藻饰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：“诗赋欲丽。”赋乃散文的一种文体，他们著文作诗都力求华美。三国时期的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父子三人，骈文写得最好的是曹植。如他的《与杨德祖书》中说：

昔仲宣独步于汉南，孔璋鹰扬于河朔，伟长擅名于青土，公幹振藻于海隅，德琏发迹于大魏，足下高视于上京。当此之时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。

上述所引，既讲究藻饰，又体现骈偶。曹植虽然未公开提倡把文章写得华美，但他却在这方面用力甚多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及《与朝歌吴质书》，既讲究丽辞，又重视骈体。

“建安七子”文章写得都好，其中陈琳、王粲、孔融的文章更显得突出。如陈琳的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中，写到曹操时指出：

司空曹操，祖父中常侍腾，与左宦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。父嵩，乞丐携养，因赃假位，舆金鞶壁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操赘阉遗丑，本无懿德，獠狡锋协，好乱乐祸。

陈琳从曹操的祖父骂起，一直骂到曹操，古代为文善骂者，在陈琳之前，实为罕见。文章不仅有文采，且有气势，并重视偶对。骈文到了建安时，又比东汉前进一步。



魏末所谓“竹林七贤”，文士在骈文方面较著名者，当推嵇康和阮籍。刘师培说：“嵇康、阮籍之文，文章壮丽，摛采骋辞，虽发道教之绪，实与纵横家为近者也。”（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）刘氏对嵇、阮文章的评价是颇为到位的。如嵇康的《养生论》：

夫服药求汗，或有弗获，而愧情一集，涣然流离；终朝未餐，则囂然思食。

不止这部分如此，全篇亦然；也不止一篇如此，其他各篇亦大体皆然。

骈文在汉、魏之际初步形成，到魏、晋之际，几乎所有文人、学者，无论写何种文章，均以骈体行之。西晋骈文家代表人物有张华、左思、潘岳、陆机。潘岳骈文，极重对偶，如《西征赋》起于记时，他写道：“岁次玄枵，月旅蕤宾，丙丁统日，乙未御辰。”其下又云：“生有修短之命，位有通塞之遇；鬼神莫能要，圣智弗能豫。当休明之盛世，托菲薄之陋质；纳旌弓之铉台，赞庶室于帝室。”此赋较长，不便多引。其主要特点为：用典较多，句以六言骈对为主，不像汉人写赋以四言散句为主。

陆机也是写骈文的高手。他的《辨亡论》分上下两篇，其下篇末段云：

夫四州之萌，非无众也；大江之南，非乏俊也。……功不兴而祸遽者，何哉？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是以先王达经国之长规，审存亡之至数；谦己以安百姓，敦惠以致人和；宽冲以诱俊乂之谋，慈和以结士民之爱。……

刘勰在其专著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说：“陆机《辨亡》，效《过秦》而不及，然以其美矣。”此文不仅美，对仗也颇为工整。

东晋百年间，可称之数寥寥无几，尤其是骈文大为减少，几乎很少新变可言。所不同于西晋的，唯玄风益盛，更加以佛教影响加深。沈约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指出：“在晋中兴，玄风独秀，为学穷于柱下，博物止于七篇，驰骋文辞，义殫乎此。自建武至义熙（建武乃东晋元帝司马睿第一个年号，公元317年；义熙为安帝司马德宗最后一个年号，自405至418年，距晋亡仅两年）历载将百，虽比响联词，波蜀云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诤意玄珠，道丽之词，无闻焉耳。仲文（殷仲文）始革孙（绰）、许（询）之风，淑源（谢琨）大变太元（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，376—396）之气。”正是说东晋百年间的文学衰风。

东晋时文坛上写骈文较为著名者有：刘琨、郭璞、葛洪、孙绰、陶渊明。陶渊明有辞赋三篇：《感士不遇赋》、《闲情赋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。上述三篇均为骈体。《感士不遇赋》序的开端言董仲舒、司马子长先有此作，显然是说自己的处境有如前人，因此“憾然惆怅”，写了此赋。序用骈文写道：“夫履信思顺，生人之善行；抱朴守静，君子之笃素。自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，闾阎解廉退之节，市朝驱易进之心。怀正道之士，或潜玉于当时；洁己清操之人，或末世以徒勤。故夷、皓有‘安归’之叹，

三间发‘已矣’之哀。”行文虽较质朴，但骈偶颇为鲜明。

骈文努力于技巧，结果虽然使文章走上了浮靡轻艳之路，但在文章本身来看，它足以脱离了散文的羁绊而独立起来，所以六朝时代可以说是骈文成熟和鼎盛的时代，它自己也因而有了独立的生命价值。此种情况，在刘宋一开端，整个六朝被浸润在雕饰自炫的潮流里。刘宋时，文学和儒学、玄学、史学出现了分别。当时享有盛名的作家有颜延之、谢灵运、鲍照等人。骈文较高境界有三：一是对仗的精赅，二是用字的清新，三是声调的新奇。谢灵运和鲍照所致力之功夫，便是于此。试看《艺文类聚》卷八所载的《岭表赋》：“顾后路之倾献，瞻前瞪之绝岸；看朝云之抱岫，听夕流之注洞。罗石葦布，怪谲横越；非山非阜，如楼如阙，班采类绣，明白若月。萝蔓绝攀，苔衣流滑。”从这一段引文中可看出谢氏之骈文对偶工整，辞藻华丽，全用四字句和六字句，骈文的因素几乎具备。

在文学史上鲍照以诗著称，其实他的骈文，亦为六朝之杰出者。今存鲍照文十篇，表、疏十篇，启，九篇，颂、铭六篇，揭文一篇。尽管他的文章散佚较多，就仅存者也可看出他的骈文之高妙。特别是他的《芜城赋》，不愧为其代表作。芜城指广陵的故城。自宋文帝二十七年（450）至孝武帝大明三年（456），仅六七年间，广陵已两遭兵祸，残败不堪，千里荒芜，鲍照于此时登楼远望，颇为叹伤，有感而作此赋。

南齐的年代很短，仅二十余年，但文学却出现了繁荣，其突出的例子是声律说的兴起。运用诗文的写作上，于色彩之外又加上了声音之美。“永明体”主要指诗，却也不能排除骈赋和骈文。由于齐的年代短，有些作家原仕于宋，入齐之后，就成为齐代文学家；有些在齐代文坛上就成了名，入梁后，领袖文坛，遂被视为梁朝人；甚至如沈约者，历仕三代，永明时与王融、谢朓等并为“新变”，却为论者置于梁代。撰写史传，此种种错综纠葛固所难免。《魏书·江式传》言：“晋世义阳王典祠令，任城吕忱表上《宋林》六卷。……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《声类》之法，作《韵集》五卷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各一篇。”此证音律之学，声韵之辨，乃早起于魏、晋之世。特将音韵之学运用于文章创作之中，则始于南齐永明之时。《南史·庾肩吾传》说“齐永明中，王融、谢朓、沈约，始用四声，以为新变”，就是指此。上述三人写诗和骈文，均有意地运用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。

梁朝的骈文，特别是陈朝乃骈文的鼎盛时代。这时造就了两个杰出的人才——徐陵和庾信。而骈文此时达到了巅峰。许桂在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中指出：“骈语至徐、庾五色相宣，八音迭奏，可谓六朝之渤海、唐代之津梁。”尤其庾信，在北朝以羁旅之臣，写故园乡关之思，所以他的文章情感之丰富，无可伦比。杜甫诗云：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今人嗤点流传赋，不觉前贤畏后生”，倒是颇能说出他的好处来。庾信的《哀江南赋并序》乃是骈文中之极品，《哀江南赋并序》又是骈赋中的典范。庾信的骈文，四六、藻饰、骈偶、用典的特点均已具备，且文中饱含着感情，读之令人感动。

论及梁、陈骈文，有两个人和两部书，是不能忽视的：其一为萧统及他所编的《文选》，另一个是刘勰及其所著的《文心雕龙》。《文选》不但集录了梁代以前优秀的诗，也选了骈文的全部，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巨构。萧统的一篇序文还强烈地反映着当时文士对于文学的观念，以为唯有能令人发生美感的，才算真正的文学作品。这与骈文发展的命运大有关系，因此，后来有一种以《文选》为圭臬的“选学”。促成《文选》为专门学问的原因，乃是唐代以辞赋取士，而《文选》则为必读的教科书之一。唐谚说“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”，足以见它力量之伟大了。

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。他是在梁之前唯一用骈体文写专著的人；并且在这部专著中，讨论文章作法的二十余篇论文里面所讲的种种法则，为研究骈文者不可不知。他在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中说：

故丽辞之体，凡有四对：言对为易，事对为难，反对者为优，正对者为劣。言对者，双比空辞者也；事对者，并举人验者也；反对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对者，事异义同者也。长卿《上林赋》云：“修容乎礼园，翱翔乎书圃。”此言对之类也；宋玉《神女赋》云：“毛嫱障袂，不足程式，西施掩面，比之无色。”此事对之类也。……

庾信所处的时代，在南朝除了诗以外，还在写史书、公牍文、应用文等方面，大多数均以骈文的体裁来写作，这一点可以证明骈文风行之广了。因此，六朝是骈文的黄金时代，一方面因为它的文字技巧的成熟，另一方面，也由于体裁已渐渐普遍的缘故。

但是尽管骈文控制了那个时期，成为当时文体的盟主，然而却不曾有“骈文”这个名称。梁简文帝《与湘东王书》中说：“若以今文为是，则古文为非；若昔贤可称，则今体宜废。”他所说的“今体”，当然是指骈文而言的；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讨论骈偶的文章，有《丽辞》一篇，他的所谓“丽辞”，即是专指骈体文的。显而易见，那时候“骈文”名称尚没有确定。至于现在所用以与散文对称的骈文，乃是起于唐代柳宗元的《乞巧文》：“骈四驱六，锦心绣口。”而当时之所以称为“今文”，称为“丽辞”者，乃是几个假定的名词；正像词体在五代时尚有人做“曲子”、“曲子词”、“乐府”、“诗余”一样。“骈”的本字是四马之车，因为“丽辞”重在排偶，所以定名为“骈文”。“骈文”这个名称确立在清代，其实这时候的骈文，已经在衰落期了。

唐初的骈文，仍沿袭六朝的余习而没有明显的改变。谢无量在《骈文指南》中指出：“唐兴，文士半为陈、隋之遗彦，沿徐（陵）庾（信）之旧体。太宗本好轻艳之文，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，纶诰之言，咸沿俚偶。”当时的文人，如虞世南、许敬宗、李义府、王绩等人所写的论赞，都是用骈文来写作；同时《文选》学到那时也大为兴盛。教科书即是骈文，因此骈文的势力依旧统治了当代。《旧唐书·王勃传》说：“唐高宗时，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四人以文章齐名，时称四杰。”许梈《六朝文絮》说：“六朝小赋，



每以五七言相杂成文，其品教疏越，自然远俗，初唐四子，颇效此法。”整篇文章，不用四六言固定的形态，而常参以五七言来调剂其句调，因此，它的意味便不会流于平板、单调了。然而六朝骈文的散逸，不过是出于无意之中技巧的炫弄，使得文章生出跌宕的风致，这与唐代的故意自然有些不同。

唐初骈文成绩显著者当首推唐太宗。唐太宗不仅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，在著作方面也是能诗善赋，并长于骈文。他的主要文章有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、《晋书·王羲之传论》、《晋书·武帝总论》等。

以五七言相杂成文的骆宾王，他在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中，就有体现。此文开篇作者大骂武则天的“秽乱春官”以及“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；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”等罪恶。文章结尾处规劝武则天的左右及下属时指出：“公等或家传汉爵，或地协周亲；或膺重寄于爪牙，或受顾命于宣室。言犹在耳，忠岂忘心？”此段开头两句便是运用五七言来调剂句调。

由于骈文的固定格式，束缚了思想的表达，唐初便有人试图改变此种局面。真正反对六朝骈俪，提倡秦汉古文要算唐德宗和唐宪宗时的韩愈和柳宗元。韩愈、柳宗元并未曾把他们提倡的文体定名为“古文”。所谓“古文”这一专门名词的由来，乃是后人所题。刘师培在《论文札记》中说：

唐人以笔为文，始于韩、柳。昌黎（韩愈）自述其作文也，谓浸浓郁，含英咀华，作为文章上规姚、姒、盘、诒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，下逮庄骚、太史（司马迁）、子云（扬雄）、相如（司马相如），以闳中肆外；而柳子厚（柳宗元）亦有言，谓每为文章，本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易》，参之以《穀梁》，以厉其气，参之以《孟》、《荀》，以畅其文，参之以《老》、《庄》，以肆其端，参之以《国语》，以博其趣，参之以《离骚》，以致其幽，参之以太史，以著其洁，此韩（愈）柳（宗元）之旨也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不难看出：韩愈、柳宗元所提倡的“古文”，即先秦和西汉司马迁等人的文章。唐代文章，从初唐就有变化，再经过韩愈、柳宗元的倡导，文风的骈、散兼用逐步推广开来。

将“四六”作为骈文的专称，始于晚唐李商隐。《六翰要指》说：

“四六”之名，当自唐始。李义山（李商隐）《樊南甲集》序云：“作二十卷，唤曰‘樊南四六’。”知文以四六为称，乃起于唐，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。

李商隐提倡“四六”，大概要使后来作者有法可循。和律诗绝句一样，四字一句，六字一句，以及平声、仄声相间为用，可以使文章的调子不致于流为呆板，而有柔和调匀的感觉，所以他特别提出“四六”两个字来。一般人认为“四六”即是骈文，这



是不对的。它们的差别虽然是细微的，但骈文较为自由，四六更为工整，骈文未必一定四字一句、六字一句。四六之所以盛行，李商隐文章之精巧对后代的影响，实不可忽视。

宋代骈体文已到了衰败期。若就骈文发展而言，到唐代已经不能再前进，故自唐初起，便衰而屡变。因此，五代的五十几年中，就没有一个写进骈文史中的骈文家。宋代沿袭唐旧，故士子文章，应科举，求士上达，就不能不学作骈文，也不能不学作“四六”骈赋。明达之士在完成了进士以后，一面既有鉴于“四六”文章之弊而转向古文，一面却还要用骈体写内外制诰，以完成官职对他的要求。在两宋三百二十年间，文人学子对这僵化的“四六”骈文，也不能毫无变革，这是必然的。但任何变革都必然把“四六”骈文推向死亡的绝路，而不能使它重新繁荣，发出光辉。如大政治家、大诗人、大文学家王安石始创的“经义”，后来称为制艺的八股文的前身，其实就是“四六”骈文的变种，就一直影响了明清五百多年的士子，便是“四六”变革的显例。

力争写骈文与写散文有同样自由的作家，在宋代当推欧阳修和苏轼。因此骈文到了欧阳修、苏轼，已一反李商隐的作风，开拓了另一个新世界。程果《四六丛话序》说：

宋自庐陵（欧阳修）、眉山（苏轼）以散行之气，运对偶之文，在骈体文中另出机杼，而组织经传、陶冶成句，实足跨越前人。要之，两端不容偏废也，由唐以前可以征学殖；由宋以后，可以见才思。苟兼而有焉，自克树织于文坛。

上述评价是公允的，说欧阳修、苏轼的“组织经传、陶冶成句，实足跨越前人”的功绩，令人信服。例如欧阳修《谢复龙图阁直学士表》一文中说“苟临危效命，尚当不顾以奋身；矧为善无伤，何惮竭忠而报国”，这是五字七字句。又例如苏轼在《谢量移汝州表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，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。”这是九字排句。此类例子尚多，此处不赘。此外，宋代骈文家还有王禹偁，他的《待漏院记》颇为著名。

金元时代的骈文，仍沿袭着宋代的余风，总体上呈衰败之势。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国，不懂汉文，所以史官往往拿生肖纪年，如“兔儿年”、“虎儿年”等。那时的教育政策，既不准蒙古人学习汉文，同时也不许汉人学习蒙文。因此，政府所颁的文告里，也常使用俚言俗语。那种白话的纪事文和文告，固然因为蒙古人的文化程度低，但也可见白话文的流传，不绝如缕，能与骈文、散文保持着平衡的缘故。金元时的骈文，全为应付考试而作，多半随着题目敷衍成文，没有自己的性格，自然也不会有出色的文章了。但骈文却因为它们有专门的用处，才得以与散文同时流传，而不致成为古董。

骈文到了明代更趋衰落，文章从宋代转变下来，历金、元而至明代，虽有骈体文，但已不再处于重要的地位。本来散文的抬头，无异为骈文敲响了警钟，但在宋、元彼此消长的际会，骈文还可以有苟延残喘的余地，犹如好歌一阙，终了还有袅袅余音。一直牵延到明代，它的余势已尽，再没有振起的力量了，故便被散文统治了当世。因此，明朝一代文章的变迁，虽有模仿古文，学习唐宋和自抒灵性等派别，然而他们的主张尽管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努力却向着同一目标前进，即使得散体传播开来，成为有明时代最通行的文体。明朝骈文较可称道的是袁中道（1570—1623）的《西山十记》和牛金星（生卒年未详）的《讨明檄》，大体如是而已。

清代的骈文，被有些评论家说成复兴时期，其实仅是回光返照而已。尽管作家、作品大量产生，但它的艺术魅力和气势，同六朝和初唐骈文绝不能同日而语。清代骈文多取盛中唐及北宋人所走的路，以清新灵秀、平质疏峻见长。清代骈文代表作家有陈维崧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邵齐焘、袁枚、洪亮吉、吴锡麟、李慈铭、王闿运等人。此外，清代骈文复兴，还体现在大量选本、论著、别集的出现。论著有陈维崧《四六金针》、孙梅的《四六丛话》；选本有许梈的《六朝文絮》、彭云的《宋四六选》、吴鼐的《八家四六文钞序》、张寿荣的《后八家四六钞》、曾燠的《国朝骈体正宗》、张鸣珂的《国朝骈体正宗续编》等。

骈文的衰落期是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后。此处所说的衰落，是指骈文这种特殊的文体，已逐渐寿终正寝。但并不是说此后便没有骈文。有少数人作文仍用骈体，只是并非规范的骈文；有些人用白话作文，文中骈偶句与散句互现。此种历史的相似，值得人们重视。



目 录

秦汉魏晋骈文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|
| 李 斯 | | |
| 谏逐客书 | 001 | |
| 张 衡 | | |
| 归田赋 | 006 | |
| 孔 融 | | |
| 荐祢衡表 | 009 | |
| 陈 琳 | | |
| 为袁绍檄豫州 | 013 | |
| 曹 丕 | | |
| 与吴质书 | 023 | |
| 曹 植 | | |
| 与杨德祖书 | 028 | |
| 求自试表 | 033 | |
| 阮 籍 | | |
| 大人先生传(节选) | 040 | |
| 嵇 康 | | |
| 与山巨源绝交书 | 046 | |
| 管蔡论 | 055 | |
| 养生论 | 060 | |
| 刘 伶 | | |
| 酒德颂 | 067 | |
| 李 密 | | |
| 陈情事表 | 070 | |
| 左 思 | | |
| 三都赋序 | 074 | |
| 蜀都赋 | 077 | |
| 白发赋 | 091 | |
| 潘 岳 | | |
| 秋兴赋并序 | 094 | |
| 闲居赋并序 | 098 | |
| 张 载 | | |
| 剑阁铭 | 105 | |
| 陆 机 | | |
| 吊魏武帝文并序 | 108 | |
| 刘 琨 | | |
| 答卢谡书 | 117 | |
| 孙 绰 | | |
| 游天台山赋并序 | 120 | |
| 陶渊明 | | |
| 归去来兮辞并序 | 126 | |
| 感士不遇赋 | 130 | |



南北朝骈文

- 颜延之**
陶征士诔并序 136
- 鲍照**
芜城赋 142
登大雷岸与妹书 146
- 谢惠连**
雪赋 150
- 谢庄**
月赋 155
- 江淹**
别赋 159
恨赋 164
- 孔稚珪**
北山移文 167
- 丘迟**
与陈伯之书 173
- 刘峻**
广绝交论 178
- 吴均**
与宋元思书 190
- 刘勰**
神思 192
- 序志 198
情采 204
乐府 210
- 钟嵘**
《诗品》序 219
- 萧统**
《陶渊明集》序 230
《文选》序 234
- 萧纲**
答新渝侯和诗书 240
与萧临川书 241
- 萧绎**
郑众论 243
- 庾信**
哀江南赋并序 245
春赋 269
镜赋 271
枯树赋 274
- 徐陵**
《玉台新咏》序 278
- 颜之推**
颜氏家训·文章 284



隋唐五代骈文

杨 暕

与逸人王贞书 291

魏 徵

道观内柏树赋并序 294

李世民

大唐三藏圣教序 297

骆宾王

与博昌父老书 303

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307

冒雨寻菊序 313

晦日楚国寺宴序 315

和道士闺情诗启 316

卢照邻

悲昔游 322

乐府杂诗序 327

宴梓州南亭诗序 338

杨 炯

幽兰赋 341

李舍人山亭诗序 345

王 勃

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348

秋日饯别序 357

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

宴序 359

李 白

奉饯十七翁、二十四翁寻桃花

源序 366

与韩荆州书 369

韩 愈

原道 374

进学解 381

李 华

吊古战场文 387

杜 牧

阿房官赋 391





宋元明清骈文

王禹偁

待漏院记 395

黄冈竹楼记 399

范仲淹

岳阳楼记 403

欧阳修

秋声赋 406

醉翁亭记 409

苏 轼

前赤壁赋 412

后赤壁赋 416

岳 飞

奉诏移伪齐檄 419

范成大

望海亭赋并序 422

赵秉文

华山感古赋 427

袁中道

西山十记记一 432

牛金星

讨明檄 434

孔广森

丁酉八月陶然亭宴集序 437

吴 鼐

八家四六文钞序 440

吴锡麟

答张水屋书 445

洪亮吉

游城北清凉山记 448

邵齐焘

送黄生汉镛往徽州诗序 451

刘星炜

倪温陵都督诗集序 454

袁 枚

秋兰赋 458